

郭 说

说郭

說郭卷第三十二

遜齋閒覽 十四卷

宋范正敏 福州長溪縣令

名賢

妙齡穎悟

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祕書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

剛果而和

程丞相 琳 性嚴毅無所推下出鎮大名每晨起據案決事左右皆惴恐無敢喘息及開宴召佐飲酒則笑歌歡諧釋如無聞于是人畏剛果而樂其曠達

野逸

性度寬弘

羅可沙陽之碩儒也性度寬弘詞學瞻麗嘗預鄉薦見黜于禮部
遂慨然不復有進取意以疏放自適鄉人共以師禮事焉人有竊
刈其園中蔬者可適見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攘其
雞者可以攜索就之其人慚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全閭里
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
不以語人人由是相誠無犯年六十七而終

詩談

華清宮詩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
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尤膾炙人口據唐紀明皇常以十月至
驪山至春卽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詞意
雖是而失事實

唐參軍簿尉

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小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簿尉塵上驚羌勲一語不中治鞭箠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參軍簿尉有過卽受笞杖之刑今之吏胥也

花瑞

揚州芍藥名著天下郡國最其盛處仁宗朝韓魏公以副樞出鎮維揚初夏芍藥盛開忽于藂中得黃綠稜者四朶士人呼爲金腰帶云數十年間或有一二朶不常見也魏公開宴召三人者全賞時王禹玉作監郡王荊公爲幕官陳秀公初授衛尉寺丞爲過客其後四人皆相繼登台輔蓋花瑞也

證誤

春秋所引非逸文

前字卷三十一
春秋襄五年楚殺令尹子辛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因舉夏書成允成功爲證又哀十八年巴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並注云逸書也是知預未嘗讀古文尙書

吉貝

閩嶺已南多木棉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采其花爲布號吉貝布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花成時如鵝毛抽其緒紡之以爲布與紵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班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爲吉耳

通應子魚

蒲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荆公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者

夷言無正音

歐公云契丹阿保機李琪集中賜契丹詔乃爲何布機後有人自虜中歸云虜中實呼爲阿保謹以爲傳聞之誤余嘗思之蓋夷言無正音用華語譯不能無訛謬如漢身毒國亦號狷篤其後改爲乾篤又曰乾竺今遂呼爲天竺矣譯者但取在語音與中國相近者言之故隨時更變而莫能定也

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古事又擬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臯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引易緯文

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之句怪今易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所引按王充論衡乃易之

緯文永叔于易經求之誤矣

雜評

編詩

或問王荊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李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至于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絳麗精礪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汎駕之馬者有寂寞閑靜如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闢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語兼人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唐人之呼何以李加杜先而語之李杜豈當時之論有所未當歟公笑曰名姓先後之呼豈足以優劣人哉蓋漢之時有李固杜

喬者世號李杜又有李膺杜密亦語之李杜當時甫白復以能詩齊名因亦謂之李杜取其稱呼之便耳退之詩有曰李杜文章在又曰昔年嘗讀李白杜甫詩則李在杜先若曰遠追甫白感至誠又曰少陵無人謫仙死則李居杜後如此則孰爲優劣如今人呼其姓則謂之班馬呼其名則謂之遷固先而白居易與元稹同時唱和人號元白後與劉禹錫唱和則語之曰劉白居易之才豈真下二子哉若曰王楊盧駱楊四固嘗自言余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益知稱呼前後不足以優劣人也晉王導嘗戲諸葛恢云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邪恢答曰譬言驢馬豈驢能勝馬耶君若泥稱呼爲優劣將復有以此戲君者矣或者又曰評詩曰謂甫期白太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昭而已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詩又在庾鮑下矣飯顆之嘲唯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旣相逼亦不能無

相忌也

人事

安石遇人談文

舒王退謝金陵幅巾杖履獨遊一寺遇數客盛談文史詞辨紛然公在側人莫之顧有一客徐謂曰爾知書乎公但唯唯復問君何姓拱手而答曰安石姓王衆賓惶慚遽謝而退

修寺焚僧

太平興國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命入內高品衛紹欽督事其紹欽日與僧笑語無間及營繕畢乃積薪于庭呼僧從願僧言願見至尊面謝紹欽不許僧大怖泣告紹欽促令登薪火盛僧欲下紹欽遣左右以杖抑按焚之而退

娶婦離間友愛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友愛其季娶婦逾年輒風使其夫分異

夫怒詬曰吾家義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耶婦乃不復言而其仲每對親戚常切齒以語此婦必敗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答固問之始收淚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于友義故以妾婦君今仲常欲私我我不敢從每患怒欲令君逐妾向勸君卜居于外其實慮此使妾不幸爲仲所污縱君含恥能忍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族乎季怒遂逼其兄析居而孝友衰焉王荆公會言柳開所撰其叔母墓誌云人家兄弟無不友愛多由娶婦離間觀此真可以爲誡焉

妬

婦人之妬出于天性殆不可開諭甚者雖脅以白刃不變也故小說載唐太宗賜房玄齡妻酒事至今以爲口實近世士人中二事尤異皆不欲顯其名姓陳浩吉通直云四十年前撫州監酒范寺成妻色美而妒范甚寵憚之同輩每休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

范輪次直宿謂告有私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其司李供奉平日與范無間素知其妻妒乃戲取官妓雙履密置范臥具中須臾務吏挈衾囊歸妻抱衾見履神色沮喪詰吏所以來吏對不知于是泣怨良久因拊心而呼曰天乎吾至是耶乃入室閉戶而寢頃之范還排門而入則妻自經死矣又有人任湖南倖妻生一子始及晬倖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倖攝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與倖有舊倖爲開宴命妓佐酒妓中有一人差秀慧者立侍倖側倖顧與語及戲爲酒令笑語方酣見鈴吏擎生肉二盤一置倖前一置客前倖愕問其故則其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封肉以獻其忍毒至此

六虎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殘忍時號六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餘人每至夜分嘗聞堂廡間喧呼擊

扑之聲同室者皆慙五虎怒曰狂鬼敢爾邪命闢戶移榻于中庭乃持刃獨寢于是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劉喜焚妻

德州軍士劉喜有氣節嘗出經年妻與一富人子私通夫歸紿語妻曰汝之前事我盡知之吾不能默默受辱于人又不忍間兩情之好汝能令富人子以百金餉我我則使汝詐爲得病而死者載以凶器而送諸野汝夜則潛往奔之如是庶可以滅口妻以爲然因進百金托以病逝夫乃納妻于棺膠以大釘遂縱火焚之卽以身自訴于郡將張不疑奇其節而釋其罪

醫巫

田崑閩人以醫著名尤善治療疾察形診候度疾淺深以計所酬之直約定始肯爲治多至五百千少不下百千疾平受期以時月未嘗有失崑後自得療疾歷試平日所用之方無一驗遂死南人

言字卷三十一
信巫有疾癘不召醫惟命巫使行禁呪辛巳年臨汀大疫郡巫盡死餘人不治多自瘞然則醫巫豈足恃乎

柏木中作笛聲

余尙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計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一大柏木中出乃伐取以爲枕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匠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腸癢疾

傅舍人爲太學博士忽得腸癢之疾至其劇時往往對衆失笑吃吃不止數年方愈此瘡殆古人所未有

應聲蟲

余友劉伯時嘗見淮西士人楊勔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之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余始未以爲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之者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

腹鳴如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過門者皆疑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皆莫能名其疾

嗜酒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常數斗至午後飲興一發則不可遏家業由是殘破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無痕竅至欲飲時眼偏其

上轟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至盡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之猛火中忽爆裂爲數十片士人自此惡酒

諸異

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市東坡常一見之又歐常過河朔高唐縣宿驛舍夜聞神鬼自空中過人畜之聲可辨父老云二十年曾晝過縣土人謂之海市高虛云海實遠謂之海市竊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具衣冠向闕而拜須臾風駛舟行遂迷所在又酉陽雜俎云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喧闐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將遣數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怪而止遽令塞之又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宮府樓堞居民宇舍彰著壁上亦物物可數又家弟公敍曾夜宿福清紫微院三鼓忽聞院後謹呼買

物之聲正如城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也
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陰冥之事蓋有非人
意所能測者

諧噓

頌蝨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蝨自荆公襦領而
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
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蝨之功公曰如何禹
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長年術

蒲傳正如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
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某術甚簡而易行它無所忌唯
當絕色慾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